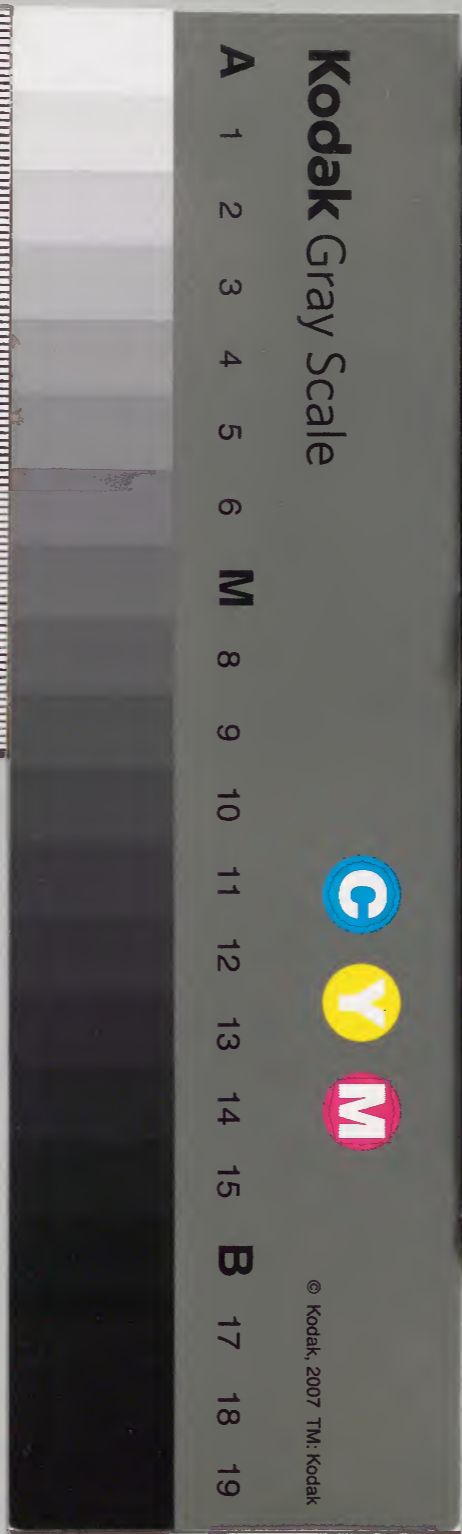


自省錄

二

內閣文庫	漢
九四九三	番
五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93
冊數	. 2 (2)
函號	299 162



別紙

淺草文庫

朱子謂安而後能慮非顏子不能之誠如所疑
 然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精粗具備隨人所學之
 淺深皆可用得安而能慮自其粗者言之中人
 以之猶可勉進自其精之極致言之非大賢以
 之固有所不能焉朱子此言乃以其極致言之
 耳若以是藉口而自棄者其人之識趣已不足
 與議於道何可憂彼之藉口而卑吾說以就之
 耶藉口二字才有一毫此意
 便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無事時存養惺惺而已到講習應接時方思量
義理固當如此蓋才思義理心已動了已不屬
靜時界分故也然此意分明似不難知而人鮮
能知故靜時不思便認以為窈冥寂滅動時
必量取胡亂逐物去都不在義理上所以名為
學問動卒不得力於學也惟主敬之功通貫動
靜庶幾不差於用工爾
窮理多端不可拘一法如窮一事不得便生厭
倦遂不復以窮理為事者謂之遷延逃避可也

不然所窮之事或值盤錯肯綮非力索可通或
吾性偶闇於此難強以燭破且當置此一事別
就他事上窮得如是窮來窮去積累深熟自然
心也明義理之實漸著目前時復拈起向之
不待底細意紬繹與已窮得底道理參驗照
不知不覺地并前未窮底一時相發悟解是
乃窮理之活法非謂窮不得而遂置之也若延
平說待一事融釋脫落而後循序少進者即是
窮理恒規當如是其意味尤為淵末與程子之

言初不相妨格菴所論無可疑矣

教情之說胡氏謂為眾人言者是也故章首以

人之一字為言而朱子解之亦曰人謂眾人又

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可見其本非

君子言也然其說眾人病處正所以曉君子

使病矯偏以致之於中道故教情二字亦

不可不就君子而論其所處之如何也蓋由眾

人言之雖曰因人可教亦曰情所宜有猶未免

於帶累凶德者以其陷於一偏故也在君子則

因其人平平而我略於為禮乃事理當然之則

也亦洒然無一點帶累向一邊底意思而其渾

厚懇惻中正和平氣象依然自在朱子所以援

允為證者非實謂孔孟為教情謂教情

在聖賢做處如是而已爾然則何嫌於同歸

之情亦何慮學者之傲物輕世乎教字與凶德之教本非字

同義異就君子說時其義方少異耳溫公既誤解格物之格為扞禦之義則其為說

固不得與程朱同矣然其泛論為學則有不違

義理處所謂天資粹美暗合道妙者也來喻以
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一段為近於格
物而深斥可者學之之說為誤混不記前日面
論如何以今所見殆不如盛喻也蓋嘗反復其
文義而揆以知行之說所謂窺仁義之原
之緒者是乃格物事也而事物之理舉
集目前者即致知之效也可者學之當為力行
事也而未至夫可又為行之未至而自勉之辭
也夫天下之理舉集目前非窮理之深不能也

窮理既深故於天下之理一自無全能知
其孰可孰否而學其可者此因其所知而身履
之也可猶善也學猶行也可者學之未至夫可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猶未至於至善之
也若以可者學之亦為格物事則上文窺探
集前數句已說知了再著此一句說知其說知
為重複矣下文無一語說及行而遽以未至夫
可一句懸空說未至自勉之意則其說行處又
為無頭矣溫公之學雖未有傳授不應如是之

踈繆也况此二句如鄙說而求其義則正見公
 學如不及惟恐失之俛焉孳孳知有此樂不知
 其他之意故其下係以何求於人何待於外之
 語此正是公獨樂之實事至志倦以下乃樂之
 事耳然則此數句非徒無誤實為至論也事
 物之理循其本而論之固莫非至善然有善斯
 有惡有是斯有非亦必然之故也故九格物窮
 理所以講明其是非善惡而去取之耳此上蔡
 所以求其是論格物也今日事物之理莫非至

也何嘗有不可以此而訾溫公可者學之之說
 恐如此論理將墮於一偏而非內外一致之學
 也
 割於先儒之論盡矣至於迫切之極既不可取
 之他人則容有不得不權以處之者蓋此外更
 無他道理則寧毀體以救親命亦人子至痛之
 情然終不可以是訓人為孝故朱子止謂之度
 幾而不以為至善也凡事到無可奈何處無恰
 好道理則不得已擇其次者而從之乃所謂權

亦此時所當止之處也然尤當審處不然或至於乖僻亂道之罪也

所論主一無適酬酢萬變之義甚善其引朱子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及方氏中虛而有主宰等語尤為的確惟此理非知難而行難非行難而能真積力久為尤難此衷拙所深懼而亦不能不為高明懼也

答黃仲舉俊良論白鹿洞規集解松堂朴公有集

解近始

其義不謀其利以義對利說而又引利者義之和也於不謀之意如何

自利之本而言之利者義之和非有不善如易言利不利書言利用之類是也自人之為利而言之在君子則為心有所為之害在眾人則為私己貪欲之坑塹天下之惡皆生於此利之為言隨處不同如此董子此言本以君子心術精微處言之未說到眾人陷溺處故朱子引孔子義和之說以明之夫以利為義之和則利不在

義之外正義而利在其中矣乃復言不謀其利
則又似利在義外爲二物有欲其爲此不爲彼
之意此來喻所以疑其牴牾而其實非牴牾也
蓋利雖在於義之和畢竟與義相對爲消長勝
負者非利之故然人心使之然也故君子之心
雖本欲正義而臨事或不能一於義而少有意
向於利則是乃有所爲而爲之其心已與義背
馳而所謂利者非復自然義和之利矣所以朱
子以義之和釋利字之義旋以有所爲三字說

利之害然後知此說利字初非不好緣被
謀之之心便成不好了然則引義之和與不謀
之意有何礙乎況此處若非先生如此研精停
當細意說出則人將簾著眼者以此利字爲貪
欲之利謀字爲營求之謀其於仁人心法毫釐
之辨相去遠矣則董子此說安得與先難後獲
同其微旨乎雖然於此又須知自有有所爲之心
而墮於衆人之坑塹亦不多爭分數始得若曰
吾但為有所爲之利不與衆人同惡則已為小

人之歸矣

朱子謂此與孟子何必曰利行法俟命同義規解不載此語松堂之意蓋不可曉

愚嘗反復規後諸說而僭爲之論曰規解後首引一貫之旨次之爲邦之道而附以已說其意若有所不足於規而以是補其闕可謂善矣雖然以滉所聞殆不能無惑焉古之聖賢教人爲學豈不欲人人知道而立談之頃舉以傳付耶然而不能者非靳道之傳而

於卑近也勢有所不可也三千之徒日遊聖門而所講者惟孝悌忠信詩書執禮其論仁也亦止於爲仁之事而已及其久也隨材成就各有所得而一貫之妙惟曾子子貢可以與聞焉故至於是而後乃告之非得已也先王教人之法今可見者小學大學也小學之教固所以盡人事之纖微曲折至於大學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然以言乎其知則就事物而言窮格以言乎其行則由誠意正

心修身而後推之於家國而達之於天下其
教之有序而學之務實也如此其論治也猶
不過存心出治之本而已未及乎制度文章
之際如夫子之告顏淵何也損益四代為百
王大法惟顏子可以得聞之爾至於大學乃
為天下立通法聖人豈可誣天下之英才而
繫於為學之初躡等而告之哉且子朱子之
學全體大用皆備而其為學者立規也特以
論為本而係之以為學之序終之以篤行

先王不及於道體之全者其亦孔門之遺意
力行也以是二者待天下之士理無精粗由
粗而得精語徹上下下學而上達如羣飲於
河各充其量高而為聖賢下而為善士皆可
以得之於此若所謂一貫之旨為邦之道蓋
有待而發焉非闕而不舉也今不察此而欲
引而補之其亦不思之故也至其所自為說
則其言雖多要以誠敬為主毋不敬以上主

敬而言道有體用以下主誠而言其主敬而
言者辭氣之間雖有急迫之病齟齬之疵尚
不至大繆矣主誠而言者病痛尤多教當循
序言貴適時今率爾而論道之體用以及於
誠發之無端一病也中庸論道之書也中以
未發為言和以已發為言以顯性情之德爾
今論學規而引以為言殊不親切二病也以
大學之明德新民擬於中庸之中和理雖無
義異指附會相配俗儒之陋也今取以

為說鑿經言誤後學三病也立天下之大本
誠意正心而後可言也今日格明德以致明
而立天下之大本則是但能致知而大本已
可立矣其下又曰而誠意正心則是立大本
而後方可以誠意正心矣先後倒置語意無
倫四病也於天下之達道言行可也而今日
定天下之達道已為未穩且據中庸而論達
道自誠正以下皆可言也今斷自脩身以下
而言之失於勘析五病也大而化之誠身之

妙是聖人地位顏子之所不逮今以語於學
規與前之引一貫後之論乾乾不息便是天
者同歸於虛說六病也大抵儒者之學若升
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夫自下自邇固若
迂緩然舍此又何自而為高且遐哉著力漸
進之餘所謂高且遐者不離於卑且邇者而
得之所以異於釋老之學也今未一舉足而
遽責以窮高之升未嘗發軔而亟期以極遐
天下安有此理哉又不能致詳徒恃其

半句而欲有得焉則是使人妄意懸想
大言誑嚇而卒陷於欺天罔聖之罪矣其為
害豈但小小文義之差而已哉嗚呼今之經
士學士以文字發身享利者其視道學二字
不啻如革喙未嘗開一口下筆憫然自以
為得計斯人也自挺於流俗之中乃能投戈
講學橫槩思道雖中遭折辱不自但廢至取
前賢教人之法註釋以曉世亦可謂毅然大
丈夫矣惜其所見猶未免踈脫集解雖甚發

明而仔細考之有數條不合者後說雖好意思而究極論之又有如前所云者使人不能無遺恨於此也然則今當如之何而可也夫非議前輩固後學之不敢輕也然至於析理論道則一毫不可苟也故晦菴與東萊訂定知言之醇疵也南軒亦與焉南軒五峯之門人也以弟子而議師門之書不以為嫌者豈不以義理天下之公也何先何後何師何弟可彼何此何取何舍一於至當而不可易耳

是解也得與其門人之識道理公是非者考論其得失而去其所可去存其所可存改利以行於世則後學之幸也而所以為松堂地者亦不為不厚矣不審高明以為何如

重答黃仲舉

前承別紙所論鹿洞規解之說多病因循久未報為媿也利者義之和所以致疑之由引人心道心之說而指其異同處辨析細密可見其思之深矣然於鄙意猶有所未穩者輒再稟可否

焉其謂此利字衮合說在義和之中則是矣謂
彼私字已說出流於不好之地則非也朱子謂
形氣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
公共故謂之私也亦未便是不好真西山亦謂
私猶言我之所獨耳然則此私字不可謂流於
不好之地明矣又謂前則似說天理中有人欲
則謂因天理而流於人欲此說亦未當蓋利
字之義循其本而言只是順遂便益之名君子
之於此以義未嘗不順遂便益故曰利者義之

和如云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是也
若以利為人欲則天理中一毫著不得何云義
和耶大抵此利字私字皆與尋常利私字迥
然不同所指處雖異形氣之私指知覺發用處
言義和之利指操術謀爲
處而類例則相似私是自家所有而已非私欲
也猶利是順遂便益而已非利
也引而為證甚善但所自為說處反自拖泥
和水說了恐是玩理未熟之故幸加反復則所
謂未發之蘊只於此而有得爾
大學脩己治人體用該載則固然矣然以止至

善當一貫以絜矩財用用人為制度文章之事則恐未然也蓋至善與一貫雖非二理然至善是指事事物物各有恰好底道理而言如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之類是一貫是從大原大本至千差萬別處一齊貫串說來如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之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也所指之處不同立言之旨亦異不可以理同而袞合為一說也况至善加以止字則正是曾子於其用處隨事精察

而方行之事耳豈可便以為衆理之會于一而與一貫同其旨乎絜矩之用雖至廣然只是就人心度物得其均齊方正處言固非制度文章之謂至於財用用人亦不過說有天下者於此等事如此則善而得如彼則不善而失或勸或戒皆推廣絜矩之義而已何嘗有一句說及制度文章事耶何謂制度文章如一部周官所記許多法制又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文質損益與凡政教號令皆是也當時顏淵所問乃問治

天下之法非論學也故孔子就四代禮樂斟酌
文質之宜立萬世常行之法畫一以告之隱然
有周公制禮作樂底意思若大學方教人以修
己治人之學舍存心出治之本而遽及於此則
不幾於倒置而不切於受用乎故愚謂此亦有
待而發也若以其見於用處而可謂之制度文
則又有不然者夫子嘗曰道千乘之國敬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夫以敬為本而有
四者之事豈不是兼該於體用然而龜山以為

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乎為政也然則愚以
大學一書為存心出治之本而未及乎制度文
者豈為無稽之言乎外至善而尋一貫固無
是理然遂欲指至善為一貫是見派流而認為
源頭其可乎為邦之本固具於平天下章然遂
欲指此章之說為制度文章損益皆備則是猶
製衡而不為星子曰關石和鈞已具於此其可
乎大抵通天下萬物只此一理故義理語言若
儻侗合說則無不可同牽引指說則無不近似

終無奈當初聖賢立言本意不如此不足以發
明經訓適足以晦真理亂實見此學者之通患
也古人所以終身講學惟日不足者豈不以義
理微密處易差難明如此及至下手著脚又忒
不易而又不容休罷故耶感足下有疑相難往
復不置故聊發其愚幸勿廣也

答奇正字明彥 大升

春初一紙遠付南鴈未幾東歸潛深伏隩京信
具不得時聞况於湖南更在千里外耶中間問

來都下欲為一書致意而復計公方困一
新字滉亦自困於積病無暇修人事但每以子
口之來擬聞公之動靜而子中又遲來及至前
月旬時子中伴來始獲承八月望間兩書及追
寄三月初五日答書并所著說一篇其為慰釋
不可勝云因而反復三書之意見公傾倒於滉
而又令人慨嘆無已也大抵出處去就當自決
於心非可謀之於人亦非人所能與謀胡康侯
所見卓然可法第患平時理有所未精志有所

不剛則其所自決或不免昧於時義奪於願慕
而失其宜耳今觀來喻之意自謂學未成而遽
出恐仕宦之奪志欲歸而卒究大業爾此乃古
人之所難得而今世之所未見混所以爲公歛
衽者特深而亦不能不爲公憂且懼也姑以混
身親經歷者言之混少嘗有志於學而無師友
導未少有得而身病已深矣當是時正宜決
山林終老之計結茅靜處讀書養志以益求其
所至加之三數十年之功則病未必不痊學

未成無成天下萬物如吾所樂何哉顧不出此
而從事於應舉覓官以爲我姑試之如或不可
吾退見廷誰復絆我初不知今時與古時大異
我朝與中朝不同士忘去就禮廢致仕虛名之
累愈久愈甚求退之路轉行轉險至於今日進
退兩難謗議如山而危慮極矣嘗自念山野之
性雖不由爵祿之慕而學不明理昧於時義一
誤其初後雖有悟難於收拾以至此然而猶有
可質於古義者身病如許國人所共見天地鬼

神所共鑑非有託也若在公之身則處之之難
又有甚於混者既辱見謀不得不略陳鄙意公
以英拔之氣棟樑之具未出而名播遠邇始出
而一國盡傾長途逸駕發軔伊始而身非有如
混之病持此欲舍而退歲時人肯舍公哉時人
不舍而已欲舍之愈舍而愈不免雖欲如病臣
乞身乞辭退不亦難乎人之歸責無亦有甚於
具病愚者乎此混所以為公憂且懼也是故為
計當其未出世而早決其志則學可專而

道可得雖由是豎赤幟於一世為東方絕學之
伯茂不可矣今既不然而應舉覓官矣又既屈
辱而行免新矣始乃謀之於人欲退而畢
願無乃見事之晚而所謂違俗就己之願素定
於心者恐未可以必得也來喻曰處世之難亦
患吾學之未至耳吾學若至則處之必無難矣
此固切至之言也而所示四端七情說其所造
亦可謂遠矣然而自愚揆之高明之學有見於
正大廣博之域而或未融貫於細密精微之蘊

也其處心制行多得於踈達曠坦之意而尚欠於收斂凝定之功也故其發爲言論者雖甚超詣而或不免有出入矛盾之病其所自爲謀者雖非常人所及而猶未脫於安排前却之中則其於擔當一大事佩負一大名以處於衝風激浪之際何可謂無難乎夫士生於世或出或處或遇或不遇歸潔其身行其義而已禍福非所計也然嘗性吾東方之士稍有志慕道義者多怪世患是雖由地褊人澆之故亦其所自爲

者有未盡而然也其所謂未盡者無他學未至而自處太高不度時而勇於經世此其取敗之由而負大名當大事者之切戒也故爲公今日之道勿太高於自處勿遽勇於經世凡百勿太過於自主張身既出世而許國則何可專守其退志志以道義爲準則則又何可有就而無去直以夫子學優仕優之訓爲處身之節度而精審於義理之所安其行於世則職思其憂之外常須退一步低一頭而專意於學曰我學未至

何處任經濟之責乎其違於時則一絲莫管於外必須或乞閑或圖退而專意於學曰我學未至靜脩進益今其時矣如是久遠為期一進一退莫不以學為主深知義理之無窮常歉然有不自滿之意喜聞過樂取善而真積力久則道成而德立功自崇而業自廣向之所云經世行之責至是始可任矣竊觀來喻意在於欲退而混之言兩持出處之說其無乃見斥為世俗情同於鄭生之為公謀者乎鄭生之見固有

兩未至而其言未知其何如也以混所見豈不知勸公之高翔遐舉一往不返以應古人隱居志之義可出於常情之表為甚快樂也顧嘗聞之朱先生與門人論程子不請俸之事其意若曰今人若由科目入仕者不得不以常調處之今公既失堅卧於初又非病廢於後而入仕由科目則為公忠謀者安得一切以出世之事奉勸乎或者鄭生之意其亦出於此否乎雖然混之此言一蹉則入於安常襲故隨俗俯仰之

陋必常有不可奪之志不可屈之氣不可昧之
識見而學問之力日淬月鍛然後庶可以牢著
脚跟不為世俗聲利威風所掀倒也不然味無
味而無得鑽彌堅而不入少間不免心懶意闌
志慮回撓而世俗利害禍福之說又從而怵迫
恐鳴寢銷寢鑠則其不變其初服而以諧世取
世道趨利為得計者鮮矣是尤可懼之甚者
也未知公意以為如何本原之地下功混方此
未之而未審其可否今承俯詢敢舉以取正焉

之心為萬事之本性是萬善之原故先儒論
子必以放心養德性為最初下手處乃所以
就本原之地以為疑道廣業之基而其下功
之要何俟於他求哉亦曰主一無適也曰戒慎
恐懼也主一之功通乎動靜戒懼之境專在未
發二者不可闕一而制於外以養其中尤為緊
切故三省三貴四勿之類皆就應接處言之是
亦涵養本原之意也苟不如是而一以心地功
夫為主則鮮不墮於釋氏之見矣如何四端七

情之辨既辱提誨不可無三隅之反譬說錄在
別紙借率為媿幸垂折衷且如心之虛靈分屬
理氣理虛無對等語但諭以未安而不示其所
以未安之故不知回稟之說當出於何旨故不
為條報并望垂示以發蒙蔽子中以護送之
命不意還都不及附音追寫此書因便寄子中
以轉呈但未知公已下湖南或猶在都下而
言之得不淳沉又未可卜也臨紙耿耿不能裁
云云

傳省錄

六十五

答奇明彥四端七情分理氣辨第一書

情之辨先儒發明詳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
謂之情而未見有以理氣分說者焉往年鄭
生之作圖也有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之說
愚意亦恐其分別太甚或致爭端故改下純善
兼氣等語蓋欲相資以講明非謂其言之無疵
也今者蒙示辨說擿抉差謬開曉諄悉警益深
矣然猶有所不能無惑者請試言之而取正焉
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

自以目錄

六十六

七之異名耶來喻所謂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蓋理之與氣本相須以為體相待以為用固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則亦不容無別從古理賢有論及二者何嘗必濛合為一說而不分別言之耶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此善之性此二性字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初非理氣賦與之中而指此理原頭本然處言之也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氣故可謂之純善無

若以理氣不相離之故而欲兼氣為說則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見道體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誠以為雜氣而言性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也至於後世程張諸子之出然後不得已而有氣質之性之論亦非求多而立異也所指而言者在乎稟生之後則又不得純以本然之性稱之也故愚嘗妄以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稟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既可以理

氣分言之至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則
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從而發乎發於仁義禮智
之性焉爾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物
觸其形而動於中緣境而出焉爾四端之發孟
子既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合也然而所指而
言者則主於理何也仁義禮知之性粹然在中
一曰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程子謂之動於中
子謂之各有攸當則固亦兼理氣也然而所
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來易感而先

動於中如心氣而七者其苗脈也安有在中為
理而纔發為雜氣外感則形氣而其發顧為
心為氣耶四端皆善也故曰無四者之心非
人也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七情本善
而易流於惡故發而中節者乃謂之和一有之
而不能察則心已不得其正矣由是觀之二者
雖曰皆不外乎理氣而因其所從來各指其所
主與所重而言之則謂之某為理某為氣何不
可之有乎竊詳來喻之意深有見於理氣之相

循不離而主張其說甚力故以為未有無理之
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而謂四端七情非有異義
此雖近是而揆以聖賢之旨恐有所未合也太
抵義理之學精微之致必須大著心曾高著眼
目切勿先以一說為主虛心平氣徐觀其義趣
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就異中而見其有同分而
一而不害其未嘗離合而為一而實歸於不
雜乃為周悉而無偏也請復以聖賢之說明
其然昔以孔子有繼善成性之論周子有無

極不極之說此皆就理氣相循之中剔撥而獨
言理也孔子言相近相遠之性孟子言耳目口
性此皆就理氣相成之中兼指而主言氣
也斯四者豈非就同中而知其有異乎子思之
論中和言喜怒哀樂而不及於四端程子之論
好學言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亦不言四端是則
就理氣相須之中而渾淪言之也斯二者豈非
就異中而見其有同乎今之所辨則異於是喜
同而惡離樂渾全而厭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

所從來緊以為無理氣有善惡深以分別言之
為不可中間雖有理弱氣強理無昧氣有迹之
云至於其末則乃以氣之自然發見為理之本
體然也是則似遂以理氣為一物而無所分矣
若真以為一物而無所分則非混之所敢知不
然果亦以為非一物而有所別故本體之下著
也二字則何苦於圖獨以分別言之為不可
且來喻既云子思孟子所就而言之者不同
又四端為剔撥出來而反以四端七情為無

異此不幾於自相矛盾乎夫講學而惡分析務
為一說古人謂之鶻圖吞棗其病不少而如
此已不知不覺之間駸駸然入於以氣論性
之蔽而墮於認人欲作天理之患矣奚可哉自
承示喻即欲獻愚而猶不敢自以已見為必是
而無疑故久而未發近因看朱子語類論孟子
四端處末一條正論此事其說六四端是理之
發七情是氣之發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
其師朱子吾所師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師也

得是說然後方信愚見不至於大謬而當初鄭說亦自為無病似不復改也乃敢粗述其區區以請教焉不審於意云何若以為理雖如此名言之際眇忽有差不若用先儒舊說為善則請以朱子本說代之而去吾輩之說便為穩當矣如何如何

鄭子中與奇明彥論學有不合以書來問考訂前言以答如左

論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云云語見近思錄一

朱子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

臣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

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

理入在裏面又曰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

無色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沖漠無朕萬象

森然已具又曰未有事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

應處只是此理

太極圖說解曰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

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

易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注朱子曰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又曰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所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所以為無間也

夫子答呂子約書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皆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

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驟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而天下達道為道之用也又答曰謂當行之路為達道沖漠無朕為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須者得只此當然之理沖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沖漠無朕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

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

混按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向來愚見亦與明彥同及得來示因檢出朱先生說六七條子細參詳而會其微旨乃知前見之差其答呂子約兩條義尤明白蓋朕字雖訓萌也無朕不可專作無萌也看只是言無聲臭無形影云爾則明彥所謂無萌也之意已包在其中矣而所謂若天地既判萬物既生之後則不可著無朕字者誤矣子中因前儒舊

說而為言故別無病痛但其曰此理無形無影而萬事萬物之理此上下兩理字相帶累當去上理字不然下理字代以象字可也體用當隨處活者不可硬定說形器已具其理无朕此无朕即冲漠无朕豈有異耶

論所當然所以然是事是理

大學或問格物傳註問所以然而不可易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可已是指人心而言

此漢輔

問朱子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所以然者理也

八條自論格物曰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注朱子曰所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所以然之故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云云皆天理使之然新安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其上一層理之源頭也

格物傳曰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注西山真氏曰如為君當仁臣當敬之類及道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然仁敬等非人力強為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知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矣天謂知其理所從來也

大全書陳安卿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學訓義為備云云凡

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者貫事理直言之也云云先生曰此意甚備

滉按明彥以當然為事所以然為理即朱子與輔漢卿答問之意也然以朱子後兩說及新安陳氏西山真氏北溪陳氏諸說考之當然者亦固是理也子中明彥兩說可以通者不相為礙而究極論之當然者為理之說為長蓋君仁臣敬之類皆天命所當然之理實

精微之極致也非外此而事別有所當然也
子中疑蔡節齋說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
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說見性理大全
論道門
混按蔡氏此語亦見太極圖說註詳其文則
所謂太極者之下有其理已具自陰陽既生
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十九字則其語意
固足無病其見於論道門者闕此十九字所
以文義差舛如此子中者得出甚不易也

與奇明彥書別紙書見上

書多慮患之語似乎無端老生更歷世故之
多自然慮至於此幸勿為恠愚見此事極一
生辛苦工夫僅可度幾而舉足之始虛聲先播
於世此古今之通患甚可懼也凡所願所學未
為實得而人之處我已可駭不以聖賢地位推
之則以聖賢事業責之若不知懼又受而自處
則其名實未副之處不免有文飾蓋覆以自欺
而欺人此勢所必至然則其末之顛蹶何足異

我故吾儕一爲人所知所譽便是不好消息其
驟有進用於時殊非可喜可願之事若至居要
地爲衆所趨則是決無善後之圖矣公在今日
未必知鄙言之切異時身履其地當思此言願
公留意慎密爲上今日書札往復且可如此若
公柄用巍顯之日故人亦難以此等閑言語往
來矣故罄言之耳

答盧伊齋 守慎

咸奉書質疑事甚率易厥後病歸嶺南落深

伊自中間嘗一入都僅有傳聞外千里恒阻
聲問且不能相及况進於此者乎意者前書或
達雖達或不足留意或緣公過爲防慎皆不
敢知又不敢再有問訊不謂今者辱示解說綴
以報語誦味詞旨撫攬今昔爲之慨然也明師
近名之戒誠是瞑眩之藥但此亦不可以一槩
斷也人有飾智矯情掠虛造僞以得名者其陷
於禍敗固所有取其有實積而華發形大而聲
聞德充而譽溢者名之所歸謗亦隨之或因而

不免焉斯可盡以為其人之罪乎古之人有云
苟欲避名無為善之路今人之於人顯斥其為
善公排其向學曰惡近名也戒台患也至於為
善而自怠向學而中廢者其自諉亦然舉俗靡
靡日趨於頹壞嗚呼孰謂治病之劑而反為迷
人之毒乎夫公之所遭謂之非名之累則不可
然向非絕人進世同羣鳥獸其亦未如之何矣
惟當不以自外至者入於靈臺而益俛焉孳孳
以喪幾終果無愧於名可也今以二親之故云

云止固人情之極而所不可堪者矣亦所不忍
言者矣雖然謂緣此不能復有意學問事則雖
知其出於痛恨之餘非實語也而猶不能無疑
也蓋嘗思夫蛇至匿迹之時其事如何其心如
何何嘗以是掩抑摧墮忘其操守而以酒自廢
乎李延平之言曰如有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
人所遭有不可堪處持以自比則亦少安矣九
若此類想皆為公平白之飲食裘褐然而私心
所疑亦不敢不獻其愚不知公以為如何夙夜

作揭疑
葛

自及月錄

三八

一箴為學之道備矣雖不能體行而竊有事斯
之願向所以質疑拳拳者得其解而喜幸於心
至其有疑處不敢苟阿其所好敢以警說求正
為完書然而當時但當陳其所疑而不當輒有
所改後來思之深有汗忍今承報示其去取從
違之間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物我平心稱停無
所吝執觀自古論學往復之際非唯難得肯可
至有立敵相攻如仇怨者多矣向非公自力於
學固加工於克己之地能若是哉不寧惟是又

責以重辨而有不合不措之喻混其可始發其
愚而終反有不盡耶故敢於逐條之下踵前作
過復注謬見之一二以聽其再賜裁處其於金
說亦然嗚呼集註章句之所以百世無異辭者
以能集眾長而精去取有少未安不憚修改期
就於至善無可改而後已焉故也由是言之公
之於此解雖至於十改未見其為病而當見其
益精矣混之於所疑雖至於再獻未見其大過
而或見其有補也射的之云恐非所虞而透關

之喻尤非所擬耳抑又有一說焉老先生之於
集註章句釋一字訓一句以至於推論章旨一
循當時立言之意淺則淺言之深則深言之近
則近言之遠則遠言之其於精粗大小莫不皆
然故其文簡約精當一字不可增減至其敷衍
辨證之論則別為或問等書以盡其餘意今則
乃合集註與章句而為一書故或淺而深言者
有之或近而遠言者有之蓋自為一體非欲其
益司於章句然滉所以稟疑之處多在於此今

又稟解末以一論敬之病意亦如此不審公意
亦以為何如南塘陳公不知何許人觀其論學
似非先於考亭之世者若後於考亭而又在魯
齋之前則殆若及登考亭之門者而考亭門人
之列未見有此人何耶山間典籍不備不能考
徵三復責沈之文殊悶人也幸須詳以教示

答奇明彥

滉戊午入都之行極是狼狽而猶為自幸者以
得見吾明彥故也南來屏迹邈無再款之期而

自省錄
馳遡靡已適得子中所傳手書及四端七情說
而後喜可知也因修一書略見區區復於四七
文字有不能無疑處不敢苟同則亦粗述鄙見
以代就正焉蓋所以求直諫之益為發蒙之地
不得不然而其事則殊甚率易也既而思得鄙
說中有一二段未安處當改而未及耳今秋子
中自京下鄉示以吾友所與鄭靜而書兩紙其
所論鄙說凡有幾段而向所自覺者亦在其中
矣其末云將條析以見報自是渴於承獲者有

自千里伴來辱書諄誨副以正謬文字一冊論
辨援證至贍且悉所以為指迷之慮者無餘蘊
矣仍審源收涼進素履清福神相燕超混薄劣
無狀平生以病自繞進則有叨冒尸曠之誅退
則有稽逋慙負之責而癯老委篤心自昏眩身
若枯藤無復齒入之理過去光陰已不可追雖
有朝聞夕可之願無明師彊輔日相策勵但知
從事於殘編敗冊之中管窺蠡測所得非全銖
累寸積隨手消散所以談名義則如擊風捕影

准心迹則若掣肘矛盾雖蒙吾友忠告而善道
之如此其至猶恐無以為虛受之地服膺之實
而副盛意之萬一也然厚逮不可不條報以求
終誨而鈍根之於文字義理非積日精思不能
有所悟解略觀所論浩瀚微妙茫無涯畔未得
其要領加以連日客至無暇尋繹來使又不可
久留故今且粗修此報而留此辨自以俟後日
柳本浩便人容謝不敏焉其亦可乎抑吾友以
如此博學深造縱之以脩途逸駕自常情言之

宜以為吾事已了方自大自滿之不暇顧乃慙
然於外得而慨然於求志殿考之事又適其會
天之所以玉成於吾友者何其幸也則往歲鄙
書云云皆吾友所已獨得者而非私憂過計之
所當及也來書不以為不當而每言以及復之
又可見大度之無不容邇言之無不察矣幸甚
幸甚出處去就之說有疑於康侯之自決而質
之以晦菴之咨友果如所喻然晦菴平日定見
辟立萬仞不以人言而必有前卻此又不可不

知者耳所云經歷世患之故乃處地處時甚不
得已之義而其言太近於老人摧縮眇孱之發
其於盛年剛氣若在岸外而乃反深有味於其
間非熟於義理審於酬世者能若是乎至若受
病根源固非庸醫所能知况可責之以下藥乎
然嘗聞之朱夫子之言曰知其病而欲去之
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願吾友勿訪
他人即於此句內求之而痛下破治則必
有神驗非苦口之藥所能及者矣學至則處世

無難一條當時謬見實不能無疑於高明之自
處是今得示方釋然自知不能盡乎人言之
隨其兩持出處以下高明之所處所言甚善來
處而去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者非所以施於老
而在此高明則既當之耳其中無骨蟲一語真
可以發一大笑此蟲既不可為而覆轍又當戒
蹈此正投刃之所不敢輕處細觀程叔子朱夫
子以至剛大名行於世每事不放過如彼而不
嬰於世患者徒以纒遇未安處力辭而得遂其

志故也今則此一路既已絕塞而求廢故一或有之則非唯不聽必至於衆怒羣猜窘逼多端使不得再有躡避同與爲波瀾而後已焉夫如是士苟一立於朝則皆爲中釣之魚其剛腸疾惡者多至於不免依阿異懦者不過相戒爲模稜容悅之態而已是二者皆可悶也而况蓋棺之前此事不容中悔發軔之初此聲已覺四馳德之未崇而遽任經綸覆餗之堦也誠之未孚而強駘不舍身身之道也鑑前人之顛沛率由

於此以此學之專攻莫善於箴在見偶及於此故前書發之蓋蛾之赴燭人不當似之立巖墻之下以取覆壓自非道理云爾若夫疾病非如區區之甚而不得已出於世者其盡分盡責各有當然熊魚取舍截有定則所謂夭壽不貳脩身以俟死者出與處何殊觀耶來喻所謂盡誠以聽命者盡之要之能以其從來冀廢之心而堅守此一句終始不變則庶乎其不負所學矣惟吾友勉之以副吾徒之慕望幸甚金河西芹

宮平堂相與周旋其人游於城中而放懷物表
共初入處多在老莊故中年頗為詩酒所壞為
情而聞其晚年留意此學近方得見其論學
一字其見識儘精密想其閑中所得如此甚可
嘉尚而遽為古人聞來悲痛又非尋常之比也
今送其子處慰狀傳致是懇李一齋久聞其名
未知其學之如何今蒙示以論太極相與往復
之說雖亦未暇參詳猶見其大槩幸甚幸甚其
言之得失非區區所及當俟後日獻所疑也但

覺有古人所謂但知有己不知有他人之病此
不是小病奈何奈何其一二段文義錯者不足
論惟當先去此病然後可與論此學耳混僭
率之甚竊觀左右鍼一齋病處似一一中的而
亦自家亦似未免微有此患何耶抑混亦落在
衣許出脫不得故錯認吾友說如此耶當更詳
言對元澤是何如人其言出何書是其何義後
發明以教我懇祈懇祈餘並俟後

退溪先生自著錄終

省十三年乙酉冬羅州牧開刊

萬治一年己亥冬十一月石齋鶴信之訓點

寬文五稔乙巳三月吉日

二條通玉屋町村上平樂寺

用板

